



官常典第六百三十九卷

州牧部紀事一

書經舜典旣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

蔡傳

羣牧九州之牧伯也羣后卽侯牧也

周禮天官大宰之職乃施典于邦國而建其牧

訂

鄭康成曰以侯伯有功德者加命作州長謂之牧

所謂八命作牧者

春官宗伯八命作牧九命作伯

訂

鄭鍔曰七命之侯伯有功德者加以八命

則爲諸侯之長謂之牧大宰所謂建其牧是也商謂之伯虞夏與周則謂之牧故曲禮曰九州之長

入天子之國曰牧陸氏曰書與周禮伯常稱牧蓋自內言之則屈于二伯故稱牧大宗伯八命作牧

曲禮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是也自外言之則伸於諸侯故稱伯王制所謂方伯之國是也

秋官掌交諭九牧之維

訂鄭康成曰

九牧九州之牧鄭鍔曰諭以九牧之維使依九州之牧以相親

比而爲國之維也

漢書王尊傳尊遷益州刺史先是瑯琊王陽爲益州刺史行部至邛鄉九折阪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後以病去及尊爲刺史至其阪問吏曰此非王陽所畏道邪吏曰對是尊叱其馭曰驅

之王陽爲孝子王尊爲忠臣尊居部二歲懷來徼外蠻夷歸附

魯不疑傳不疑爲青州刺史齊孝王孫劉澤交結郡國豪桀謀反欲先殺青州刺史不疑發覺收捕皆伏其辜擢爲京兆尹賜錢百萬

黃霸傳霸爲揚州刺史三歲宣帝下詔曰制詔御史其以賢良高第揚州刺史霸爲潁川太守秩比二千石居官賜車蓋特高一丈別駕主簿車緹油屏泥于軾前以章有德

王褒傳宣帝時益州刺史王襄欲宣風化于衆庶聞王褒有俊材請與相見使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選好事者令依鹿鳴之聲習而歌之褒旣爲刺史作頌又作其傳益州刺史因奏褒有軼材上迺徵褒旣至詔褒爲聖主得賢臣頌

何武傳武遷揚州刺史所舉奏二千石長吏必先露章服罪者爲虧除免之而已不服極法奏之抵罪或至死九江太守戴聖禮經號小戴者也行治多不法前刺史以其大儒優容之及武爲刺史行部錄囚徒有所舉以屬郡聖曰後進生何知迺欲亂人治皆無所決武使從事廉得其罪聖懼自免後爲博士毀武於朝廷武聞之終不揚其惡而聖子賓客爲羣盜得繫廬江聖自以子必死武平心

決之卒得不死自是後聖慙服武每奏事至京師聖未嘗不造門謝恩武爲刺史二千石有罪應時舉奏其餘賢與不肖敬之如一是以郡國各重其守相州中清平行部必先卽學宮見諸生試其誦論問以得失然後入傳舍出記問墾田頃畝玉穀美惡已迺見二千石以爲常初武爲郡吏時事太守何壽壽知武有宰相器以其同姓故厚之後壽爲大司農其兒子爲廬江長史時武奏事在邸壽兄子適在長安壽爲具召武弟顯及故人楊覆衆等酒酣見其兒子曰此子揚州長史材能駕下未嘗省見顯等盛慙退以謂武武曰刺史古之方伯上所委任一州表率也職在進善退惡更治行有茂異民有隱逸迺當召見不可有所私問顯覆衆強之不得已召見賜卮酒歲中廬江太守舉之其守法見憚如此爲刺史五歲入爲丞相司直

朱博傳博遷冀州刺史博本武吏不更文法及爲刺史行部吏民數百人遮道自言官寺盡滿從事白請且留此縣錄見諸自言者事畢迺發欲以觀試博博心知之告外趣駕旣白駕辨博出就車見自言者使從事明敕告吏民欲言縣丞尉者刺史不察黃綬各自詣郡欲言二千石墨綬長吏者使者行部還詣治所其民爲吏所寃及言盜賊辭訟事各使屬其部從事博駐車決遣四五百人皆罷

去如神吏民大驚不意博應事變迺至於此後博徐問果老從事教民聚會博殺此吏州郡畏博威嚴

後漢書朱浮傳舊制州牧奏二千石長吏不任位者事皆先下三公三公遣掾史案驗然後黜退帝時用明察不復任委三府而權歸刺舉之吏浮復上疏曰陛下清明履約率禮無違自宗室諸王外家后親皆奉遵繩墨無黨執之名至或乘牛車齊於編人斯固法令整齊下無作威者也求之於事宜以和平而災異猶見者夫豈徒然天道信誠不可不察竊見陛下疾往者上威不行下專國命卽位以來不用舊典信刺舉之官黜鼎輔之任至於有所劾奏便加免退覆案不關三府罪譴不蒙澄察陛下以使者爲腹心而使者以從事爲耳目是爲尙書之平決於百石之吏故羣下苛刻各自爲能兼以私情容長憎愛在職皆競張空虛以要時利故有罪者心不厭服無咎者坐被空文不可經盛衰貽後王也夫事積久則吏自重吏安則人自靜傳曰五年再閏天道乃備夫以天地之靈猶五載以成其化況人道哉臣浮愚憲不勝惓惓願陛下留心千里之任省察偏言之奏

王望傳望爲青州刺史時州郡災旱百姓窮荒望行部道見飢者裸行草食五百餘人愍然哀之因

以便宜出所在布粟給其廩糧爲作褐衣事畢上言帝以望不先表請章示百官詳議其罪時公卿皆以爲望之專命法有常條鍾離意獨曰昔華元子反楚宋之良臣不稟君命擅平二國春秋之義以爲美談今望懷義忘罪當仁不讓若繩之以法忽其本情將乖聖朝愛育之意帝嘉意議赦而不罪

謝承後漢書謝夷吾雅任明遠能決斷罪疑行部始到南陽縣遇章帝巡狩駕幸魯陽有詔敕荊州刺史入傳錄見囚徒誠長吏勿廢舊儀朕將覽焉上臨西廂南面夷吾處東廂分帷隔中央夷吾所決正一縣三百餘事事與上合而朝廷歎息曰諸州刺史盡如此者朕不憂天下嘗以勵羣臣

後漢書郅惲傳惲子壽爲冀州刺史時冀部屬郡多封諸王賓客放縱類不檢節壽案察之無所容貸乃使部從事專任王國又徙督郵舍王宮外動靜失得卽時騎驛上奏王罪及劾傅相於是薄國畏懼並爲遵節視事三年冀土肅清

王渙傳渙爲兗州刺史繩正部郡風威大行

左雄傳雄安帝時爲冀州刺史部多豪族好請託雄嘗閉門不與交通奏案貪猾二千石無所回忌

王龔傳龔爲青州刺史劾奏貪濁二千石數人安帝嘉之徵拜尚書

種嵩傳嵩爲益州刺史素慷慨好立功立事在職三年宣恩遠夷開曉殊俗岷山雜落皆懷服漢德其白狼柴木唐最功懋諸國自前刺史朱輔卒後遂絕嵩至乃復舉種向化時永昌太守冶鑄黃金爲文蛇以獻梁冀景糾發逮捕馳傳上言

楊震傳震子秉出爲豫荆徐兗四州刺史遷任城相自爲刺史二千石計日受奉餘祿不入私門故吏齎錢百萬遺之閉門不受以廉潔稱

李膺傳膺遷青州刺史守令畏威明多望風棄官

劉虞傳虞遷幽州刺史前中山相張純與烏桓連盟攻薊又使烏桓峭王等攻破清河平原虞到薊罷省屯兵務廣恩信遣使告峭王等以朝恩寬弘開許善路又設賞購純純走出塞餘皆降散純爲其客王政所殺送首詣虞靈帝遣使者就拜太尉封容丘侯

黃琬傳琬爲豫州牧時寇賊陸梁州境彫殘琬討擊平之威聲大震政績爲天下表封關內侯  
皇甫嵩傳嵩領冀州牧奏請一年田租以贍飢民帝從之民歌曰天下大亂兮市爲墟母不保子兮

妻失夫賴得皇甫兮復安居

蜀志劉焉傳焉覩靈帝政治衰缺王室多故乃建議言刺史太守貨賂爲官割剝百姓以致離叛可選清名重臣以爲牧伯鎮安方夏焉內求交趾牧欲避世難議未卽行侍中廣漢董扶私謂焉曰京師將亂益州分野有天子氣焉聞扶言意更在益州會益州刺史郤儉賦歛煩擾謠言遠聞而并州殺刺史張益梁州殺刺史耿鄙焉謀得施出爲監軍使者領益州牧封陽城侯當收儉治罪

後漢書徐璆傳璆遷荊州刺史時董太后姊子張忠爲南陽太守因勢放濫臧罪數億璆臨當之部太后遣中常侍以忠屬璆璆對曰臣身爲國不敢聞命太后怒逮徵忠爲司隸校尉以相威臨璆到州舉奏忠臧餘一億使冠軍縣上簿詣大司農以彰暴其事又奏五郡太守及屬縣有臧汙者悉徵案罪威風大行

陶謙傳謙爲徐州刺史時董卓雖誅而李傕郭汜作亂關中是時四方斷絕謙遣使間行奉貢西京詔遷爲徐州牧加安東將軍封溧陽侯

兌府元龜臧旻爲揚州刺史時會稽妖賊許昭起兵句章自稱大將軍立其父生爲越王攻破城邑

宋以萬數戛率丹陽太守陳寅擊昭破之昭遂復更屯結大爲人患戛等進兵連戰三年破平之獲昭父子斬首數千級

魏志臧洪傳洪領青州以撫其衆在州二年羣盜奔走紹歎其能

王凌傳凌爲兗州刺史轉在青州時海濱喪亂之後法度未整凌布政施教賞善罰惡甚有綱紀百姓稱之不容於口徙爲揚豫州刺史咸得軍民之歡心始至豫州旌先賢之後求未顯之士各有條教意義甚美

夏侯尚傳尚爲荊州牧荊州荒殘外接蠻夷而與吳阻漢水爲境舊民多居江南尚自上庸通道西行也百餘里山民蠻夷多服從者五六年間降附數千家

崔林傳林爲幽州刺史北中郎將吳質統河北軍事涿郡太守王雄謂林別駕曰吳中郎將上所親重國之貴臣也杖節統事州郡莫不奉殘致敬而崔使君初不與相聞若以邊塞不修斬卿使君寧能護卿邪別駕具以白林林曰刺史視去此州如脫屣寧當相累邪此州與邊寇接宜鎮之以靜擾之則動其逆心爲國家生北顧憂以此爲寄在官一期寇竊寢息猶以不事上司左遷河間太守清

論多爲林怨也

郭淮傳淮爲雍州刺史安定羌大帥辟蹕反討破降之每羌胡來降淮輒先使人推問其親理男女  
多少年歲長幼及見一二知其款曲訊問周至咸稱神明

胡質傳質遷荊州刺史加振威將軍賜爵關內侯吳大將朱然圍樊城質輕軍赴之議者皆以爲賊  
盛不可逼質曰樊城卑下兵少故當進軍爲之外援不然危矣遂勒兵臨圍城中乃安

州府元龜王思領豫州刺史思與薛悌郤嘉俱從徵起官位略等三人中悌差挾儒術所在名爲閑  
省嘉與思事行相似文帝詔曰薛悌駁更王思郤嘉純吏也各賜關內侯以報其勤

魏文帝集文帝褒田豫詔云昔魏絳開懷以納戎賂今卿舉袖以受狄金朕甚嘉焉按魏略豫爲鄧  
州刺史鮮卑素利等感懷密遺金三十斤豫張袖受之胡去悉皆付外詔褒之

魏志王基傳基爲荊州刺史加揚烈將軍隨征南王昶擊吳基別襲步協於夷陵協閉門自守基示  
以攻形而實分兵取雄父邸閣收米三十餘萬斛據安北將軍譚正納降數千口於是移其降民置  
夷陵縣賜爵關內侯基又表城上昶徙江夏治之以逼夏口由是賊不敢輕越江明制度整軍農兼

修學校南方稱之

徐邈傳邈爲涼州刺史河右少雨常若乏穀邈上修武威酒泉鹽池以收邊穀又廣開水田募貧民佃之家家豐足倉庫盈溢乃支度州界軍用之餘以市金帛犬馬通供中國之費以漸收斂民間私仗藏之府庫然後率以仁義立學明訓禁厚葬斷淫祀進善黜惡風化大行百姓歸心焉西域流通羌戎入貢皆邈勵也

陳泰傳泰正始中徙遊擊將軍爲并州刺史懷柔夷民甚有威惠京邑貴人多寄寶貨因泰求市奴婢泰皆推之於壁不發其封及徵爲尚書悉以還之

吳志步驚傳驚徙交州刺史時益州大姓雍闊等殺蜀所署太守正昂與士燮相聞求欲內附驚因承制遣使宣恩撫納由是見知拜平戎將軍封廣信侯

呂岱傳岱爲交州刺史時交趾太守士燮卒權以燮子徽爲安遠將軍領九真太守徽不承命舉兵戍海口岱於是上疏請討徽罪督兵三千人晨夜浮海或謂岱曰徽藉累世之恩爲一州所附未易輕也岱曰徽雖懷逆計未虞吾之卒至若我潛軍輕舉掩其無備破之必也稽留不速使得生心要

城固守七郡百蠻雲合響應雖有智者誰能圖之遂行過合浦徵聞岱至果大震怖不知所出卽率兄弟六人肉袒迎岱岱皆斬送其首

晉書王祥傳祥爲徐州刺史呂虔檄爲別駕時寇盜充斥祥率勦兵士頻討破之州界清靜政化大行時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之功

羊祜傳祜爲荊州刺史及薨襄陽百姓於峴山祜平生遊憩之所建碑立廟歲時饗祭焉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因名爲墮淚碑

王濬傳濬轉廣漢太守夜夢懸三刀于臥屋梁上須臾又益一刀濬驚覺意甚惡之主簿李毅再拜賀曰三刀爲州字又益一者明府其臨益州乎及賊張弘殺益州刺史皇甫晏果遷濬爲益州刺史濬設方略悉誅弘等以勳封關內侯懷輯殊俗待以威信蠻夷徼外多來歸降

王沉傳沉爲豫州刺史深尋善政案賈逵已來法制禁令諸所施行擇善者而從之

卻說傅說累遷雍州刺史在任威嚴明斷甚得四方聲譽

劉弘傳弘爲荊州刺史都督荊州諸軍事時荊部守宰多闕弘請補選帝從之弘乃叙功銓德隨材

古今圖書集成  
補授甚爲論者所稱以牙門皮初補襄陽太守朝廷以初雖有功襄陽又是名郡名器宜慎不可授初乃以前東平太守夏侯陟爲襄陽太守陟弘之壻也弘下教曰夫統天下者宜與天下同心化一國者宜與一國爲任若必姻親然後可用則荊州十部安得十女壻然後爲政哉乃表陟姻親舊制不得相監皮初之勳宜見酬報詔聽之於時流人在荊州十餘萬戶羈旅貧乏多爲盜賊弘乃給其田種糧食擢其賢才隨資敘用每有興廢手書守相丁寧款密所以人皆感悅爭赴之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

華軼傳軼永嘉中歷振威將軍江州刺史雖逢喪亂每崇典禮置儒林祭酒以弘道訓乃下教曰今大義頽替禮典無宗朝廷滯議莫能攸正常以慨然宜特立此官以弘其事軍諮祭酒杜夷棲情元遠確然絕俗才學精博道行優備其以爲儒林祭酒軼在州甚有威惠州之豪士接以友道得江表之歡心流亡之士赴之如歸

陶侃傳侃爲荊州刺史諸參佐或以談戲廢事者乃命取其酒器蒲博之具悉投之于江吏將則加鞭朴曰摴蒲者牧豬奴戲耳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當正其衣冠攝其威儀何有

亂頭養望自謂宏達邪有奉饋者皆問其所繇若力作所致雖微必喜慰賜參倍若非理得之則切厲訶辱還其所饋嘗出遊見人持一把未熟稻侃問用此何爲人云行道所見聊取之耳侃大怒曰汝旣不佃而戲賊人稻孰而鞭之是以百姓勤於農殖家給人足

殷仲堪傳仲堪爲荊州刺史以異姓相養禮律所不許子孫繼親族無後者唯令主其蒸嘗不聽別籍以避役也左吏咸服之

吳隱之傳隱之爲左衛將軍披絮勤苦同於貧庶廣州包帶山海珍異所出一篋之寶可資數世然多瘴疫人情憚焉惟貧窶不能自立者求補長史故前後刺史皆多願貸朝廷欲革嶺南之弊隆安中以隱之爲龍驤將軍廣州刺史假節領平越中郎將未至州二十里地名石門有水曰貞泉飲者懷無厭之欲隱之旣至語其親人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越嶺喪清吾知之矣乃至泉所酌而飲之因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歃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及在州清操踰厲常食不過菜及乾魚而已帷幄器服皆付外庫時人頗謂其矯然亦始終不易帳下人進魚每剔去骨存肉隱之覺其用意罰而黜焉

魏詠之傳詠之爲豫州刺史桓歆寇歷陽詠之率衆擊走之義熙初轉荊州刺史持節都督六州領南蠻校尉詠之初在布衣不以貧賤爲恥及居顯位亦不以富貴驕人始爲仲堪之客未幾竟踐其位論者稱之

宋書劉懷慎傳懷慎爲徐州刺史爲政嚴猛境內震肅亡命王靈秀爲寇討平之

兌府元龜王弘爲江州刺史時彭澤令陶潛棄官閒居弘甚欽遲之後自造焉潛稱疾不見既而語人云我性不狎世因疾守閑幸非潔志慕聲豈敢以王公紓軫爲榮邪夫繆以不賢此劉公幹所以招謗君子其罪不細也弘每令一疾之密知當往八龐通之等齋酒先于半道要之潛旣遇酒便引酌野亭欣然忘進弘因逐逐歡宴第日潛無履弘顧左右爲之造履左右請履度潛便子坐申脚令度焉弘要之還州問其所乘答云素有脚疾向乘籃輿亦足自反乃令一門生二兒共舉之至州而言笑賞適不覺有美於華軒也弘後欲見輒於林澤間候之至于酒米乏絕亦時相贍

宋書杜慧度傳慧度爲交州刺史布衣疏食儉約質素能彈琴頗好莊老禁斷淫祀崇修學校歲荒

民飢則以私祿賑給爲政纖密有如治家繇是威惠沾洽姦盜不起乃至城不夜閉道不拾遺  
張茂度傳茂度爲廣州刺史綏靜不越嶺外安之

蕭思話傳思話爲青州刺史有亡命司馬郎之元之可之兄弟聚黨于東莞發于縣謀爲寇亂思話  
遣北海太守蕭汪之討斬之餘黨悉平

劉道產傳道產爲西戎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在州有惠化關中流民前後出漢川歸之者甚多元  
嘉六年道產表置隴西宋康二郡以領之

陸徽傳元嘉二十三年遣徽爲持節益寧二州諸軍事寧朔將軍益州刺史隱卹有方威惠兼著寇  
盜靜息民物殷阜蜀土安悅至今稱之

劉秀之傳秀之元嘉二十五年除梁南秦二州刺史時漢川飢儉境內騷然秀之善于爲政躬自儉  
約先是漢川悉以絹爲貨秀之限令用錢百姓至今受其利遷益州刺史折晉俸祿二百八十萬付  
梁州鎮庫此外蕭然

吉翰傳翰爲益州刺史著美績甚得方伯之體論者稱之又假節監徐竟二州豫州之梁郡諸軍事

徐州刺史時有死罪囚典鐵意欲活之因輸入關齋呈其事翰省訖語今且去明可便呈明日典鐵不敢復入呼之乃來取昨所呈事視訖謂之曰卿意當欲宥此囚死命昨于齋坐見其事亦有心活之但此囚罪重不可全貸既欲加恩卿便當代任其罪因命左右收典鐵付獄殺之原此囚生命其刑政如此其下畏服莫敢犯禁

杜驥傳驥爲青驥二州刺史在任八年惠化著於齊土

申恬傳恬爲青州刺史加督冀州齊地連歲興兵百姓彫弊恬初防衛邊境勸課農桑二三年間遂皆優實性清約頻處州郡妻子不免飢寒世以此稱之死之日家無餘財

朱修之傳修之孝武初爲寧蠻校尉雍正刺史在政寬簡士衆悅附修之治身清約凡所贈貺一無所受唯以撫納羣蠻爲務徵爲左民尚書去鎮秋毫不犯計在州然油及牛馬穀草以私錢十六萬償之

南齊書王僧虔傳僧虔爲湘州刺史所任以寬惠著稱巴峽流民多在湘土僧虔表割益陽羅湘西三縣緣江民立湘陰縣從之